



上图：上海交大医学院党委书记范先群为毕业生拨穗。

1918年的世纪大流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这场流感的研究和防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医疗专家进入最早发生疫情的美国达文斯军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威廉·韦尔奇经过调查后判断，引起大量病人迅速死亡的疾病是一种新型传染病。他在德文斯军营内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电话请一位顶级病理学家来解剖尸体，发现疾病线索；第二个电话打给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专家埃弗里，他一直在研究肺炎；第三个电话打给军医署，报告这种疾病会迅速传播到各个军营。

尽管威廉·韦尔奇没有掌握太多客观的科学依据，但他的第一判断显然是正确而且至关重要的。此后大流感迅速波及全世界，影响长达3年，造成全球当时不到20亿人口中30%的人感染。大流感共造成至少2500万人死亡，也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达到5000万。

医学专家在百年前的这场大流感中也许并没有发挥一挽狂澜的作用，但威廉·韦尔奇等人的判断和提出的防控策略，还是推进了人类对传染病的认识。经过多年研究，瘟疫的原因是流感病毒这一结论最终被查明，对流感的预防和控制从此开启，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重要的进步。

医学的进步可以说是人类理性进步的标尺。医学毕业生们的信仰与技能，最终决定了社会中被成为“脊梁”的那群人，持有怎样的信仰与技能。

陈国强院士在毕业致辞中说：隔屏相望，无语凝噎，这是一次在“告别”中的告别，在“不见”中的再见——你们这一代，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毕业礼；你们这些准医生，就要扛起人类历史上最严峻的公共卫生抗疫重任。

他说：“我们期盼并坚信，你们将如负重前行的前辈，坚定不移

弘扬科学精神，探究生命健康本源。新冠袭来，天降大任，抵御狡猾的疫病，唯一的依靠是科学精神，即求真的认识观，求善的价值观，求美的艺术观的有机结合。”

瑞金医院院长宁光院士在毕业典礼上也与毕业生谈起了他对科学精神理解。“我们应该相信科学的力量，即便是科学不能帮我们解决所有问题解答我们所有疑惑时。人类与病毒、与瘟疫、与疾病的博弈中，要取得最终的胜利，决定的力量一定是科学，而这也促进了医学从萌芽到成熟，不断发展和完善……科学的方法在不断进步，但科学的精神永远不变，那就在批判和质疑中追求科学的真谛；在实践和实证中获得科学的灵感；在定量和定性分析中建立科学的方法；在独立和包容中扩展科学的内涵；在孤独和献身中坚持科学的精神；在欣喜和静谧中享受科学的快乐。”

两位院士不约而同谈起“科学精神”，是他们在疫情中的思考，也是他们对学生最高的期待。在医学这个最讲求科学精神、循证研究的领域如果都不能做到对理性的坚守，那么整个社会恐怕就要失去平衡走向野蛮。

医学后浪， 经受住了疫情考验

“在毕业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希望你们不要放弃思考，而是更要静下心来，认真地总结过去，思考未来。思考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学医，思考你走过的这些年是否足够值得，思考你经历的失败与教训有没有让